

我带父亲游岭南

张鲁豪(聊城大学东昌学院)

我曾多次计划去粤港澳大湾区,但每次都因各种原因取消行程。这一次,当我再次安排好行程,父亲一句“我也想去”,让这场酝酿已久的旅途,变成了我与父亲的双向奔赴。

父亲放假晚,我提前出发去揭阳玩耍,之后在广州与父亲会合。我先回到广州,安顿好住处,又马不停蹄地去白云站接父亲。接到他的瞬间,我好像实现了一个梦想,自己也能带着父亲去做喜欢的事情了。旅行,多么美好!

父亲来过几次广州、深圳,但对我来讲,是人粤的第一次。我先带着父亲到了广州塔,这座地标建筑,优美的曲线拔地而起。广州塔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,但每次他只是远远地看看,从未登塔观赏过。这次我提前网上预订了门票,要带父亲上去看看。

搭上电梯,天色正好暗了下来。看着脚下这座城,一水珠江的夜景,我感觉这里甚至可以称得上最美的夜景!父亲喜欢到处拍照留念,我喜欢用眼睛去看,用心记录下来。可我依然配合着父亲拍下了广州塔上鸟瞰全城的合影。看着他满意的笑容,我心里也高兴着。

离开广州塔,我带父亲去了一家名为“禄茗”的茶餐厅,泡好茶,慢慢等着饭菜上桌。琳琅的各种小盘茶点,物美价廉,我们皆是热爱美食之人,一笼接一笼,吃得心满意足。我对父亲说,粤菜太对我胃口了,真是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次日,我带父亲去了中山纪念堂、黄花岗公园。公园里有守灵的橘猫,三五成群,样子十分可爱。

第三天清晨,我们从番禺站出发,经深圳前往香港。这座在小学课文里被称为“东方之珠”的城市,是我童年最向往的繁华之地。生长在济宁汶上小县城的我,十九年来始终对它心怀憧憬。当高铁抵达香港西九龙,看着站牌上的大字,我难掩激动,多年的向往终于照进现实。

通关后,我带父亲走进油麻地,感受地道市井烟火。

随后我们搭乘公交穿梭街巷,偶遇商务印书馆,我看中几本书籍,父亲当即让我买下,别留遗憾。四本书花费五百多元,既让我拥有收获珍宝的喜悦,也夹杂着些许心疼,窗外细雨淅沥,别有一番滋味。

随后,我带父亲到了维多利亚港。在维港的一家咖啡店,父亲想要坐下喝茶看景,我也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波澜,心中梦想实现的感觉,竟然平静得毫无波澜。带着父亲坐了天星小轮,从维多利亚港上穿过,到了港岛,沿着维多利亚港转了一圈。傍晚,我们乘坐公交去了太平山顶看夜景。夜晚灯光亮起的璀璨,完美诠释了课文中“东方之珠”的盛景。

次日,我和父亲随团前往澳门,一日行程匆忙,少了几分自由随性,留给我最深的印象,便是满城金碧辉煌的繁华。

澳门归来第二天,我们适当调整,准备返程的日子。得知父亲偏爱自然风光,我带他去了梅岭清风。随后,我们又搭乘一站地铁到深圳湾公园看海。海鸥到处飞翔,自由自在,沙滩上还有小动物乱跑。

看着父亲满意的样子,我也安下心来,这次的岭南之行没有让他失望。从独自规划到携父同行,从童年向往到踏实落地,这场旅途不仅看遍岭南风光,更让我懂得陪伴的意义。

未完的陪伴

张凯旋(嘉祥)

下班归家,楼下偶遇一只自来熟的小猫。它循着我身上残留的猫味,径直围在腿边亲昵蹭蹭,毫无防备。我俯身将它轻轻抱起,带着这位“小友”,请它吃了一顿像样的饭。

我的第一只猫,也是一只流浪猫。那是在一个领养群里,我看到了一张照片——一片废墟之上,一只猫昂首而立,脖颈处裸露着泛红的皮肤,却像一位历经磨难的战士,威风凛凛。心疼又动容的我,当即决定将它接回家。

见到它之后,我才发现,情况比照片上还要糟糕:耳螨、猫癣,全身的毛干枯打结,耳朵也被咬掉了一块。我带它去宠物医院,把它全身的毛都剃光,再药浴、上药,期盼它慢慢康复。我按接来的日期给它取名叫“十六”,也希望它像“石榴”一样,生命力顽强。

刚来的时候,它像一只斗鸡。只要我一靠近,它立刻飞机耳,身子弓起,连背上的毛都炸开了。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拿着罐头去讨好它,它总是斜睨着我,确定我没有下一步动作后,才勉强给我个面子,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我们之间的这种微妙平衡,维持了很久。

渐渐地,十六卸下防备,终于愿意让我轻轻抚摸。然而大多数时候,它还是喜欢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趴着,舔舔自己的爪子,又看看窗外的鸟。它不主动亲近我,却在那里,就足以给我一种安静的安全感。

可是,十六最终没能熬过那场猫传腹。没有任何养猫经验的我,以为那段时间十六的不吃不喝,只是被新年的烟花吓到了;以为它比往常更甚的慵懒,只是因为冬天到了。直到我再次抱它去宠物医院,只换来医生一句:“没有治疗的必要了。”

那天下午的阳光很暖,像第一次见它时一样。它在我怀里安静地躺着,没了平常的高傲。我一遍遍地抚摸它,它的呼吸渐渐弱下去,屋子里安静得有些过头,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声,在耳边空洞地回响。

自此,我很久不养猫,也不敢点开任何关于“猫”的话题。仿佛只要不去触碰,那段记忆就不会再次翻涌。

“喵——”

一声轻轻的呼唤,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。眼前的这只小猫已经吃完饭了,它轻轻叫了一声,舔了舔嘴,朝我走过来。我伸手摸它的背,它顺势露出肚皮——那是猫最没有防备的姿势,是一种全然的信任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它笨拙又真诚的亲近,远比我给予的一餐饭更加珍贵。

十六曾经教会我责任与陪伴,也让我体会生离死别的无力。可是如果重来一次,哪怕早就知道会失去,我想,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接回家。

而这只小猫,似乎在教会我面对,教会我成长,也许还能教会我,如何在伤口尚未愈合的时候,重新学会接纳。我深吸一口气,轻声问它:“你愿意有个家人吗?”

它似乎听懂了,抬起爪子在我身上轻轻“踩奶”,呼噜声变得更大,像一台小小的发动机,在我掌心震动。

我打开家门,门口那块落灰的猫抓板上,仿佛还能看见十六的影子。它懒洋洋地躺在那里,斜睨我一眼,而后安心舔毛。

我知道,十六不会回来了。但也许,它从未真正离开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把我推向了下一段相遇。

梅岭清风

张恒利(汶上)

梅岭清风位于深圳福田区梅林山郊野径,距离济宁一千七百公里,虽是小众景点,却深得我心。作为一个北方人,在冬日奔赴岭南,偶然在网上撞见这个满是诗意的名字,又恰逢阳光明媚,便打车直奔而去。

下车后,是长长的一段上坡路,左侧是山,右侧是挂着编号的密密花木。幸好,有阳光、桂花,偶尔还有猫咪从树间探出头,我便一直往前走。直到行至景区入口,石墙上“梅林山公园”五个行楷大字豁然映入眼帘,入口十分简朴,仅一块黧黑木牌标注着“梅林山郊野径”,质朴却自有山野气息。

入口处分出三条路径,分别通向清风岭、大脑壳与五号登山口。我略一思忖,便选择了清风岭方向。踏上“野径”,疏朗的树干间漏下斑驳的阳光,仿佛整座山都属于我,瞬间让人精神抖擞起来。脚下的山路别具匠心,一截截匀称的树木两头用“木钉”钳住,逶迤向上。

渐渐地,脚下不再轻松,步频降了下来,走得小心起来。走到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,几块乱石散布其间,我蹲在石上喘息,将外套系在腰间,任阳光轻抚,偶有一两声鸟鸣入耳。此刻忽然懂得,生活亦如这山路,有上坡有平地,张弛有度,方是常态。

短暂歇息,继续向上。脚下处理得有板有眼,一级台阶都不跨过。行走在参天的木荷树林里,遗憾的是,这木荷洁白的花朵和秀美的叶子只能留在想象中了。失落间,竟遇到挂有标识牌的一棵荔枝树,苏轼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诗句蓦然冒出来。细看标识上“建议一天最多吃10—15颗”的提示,心中不免为子瞻先生的狂啖捏了一把汗,也暗自好奇,荔枝成熟时,这棵树的果实能否满足如我等登山人的口欲?

半山途中,遇到母子二人下山,一派幸福的模样。能暂时逃离课堂,脱离题海,在这荒郊野外与自然对话,聆听风的呼吸,怎能不幸福呢?一个孩子一旦能在自然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木中发现生活之美,便多了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只见孩子驻足在一块浑圆石头旁,满眼兴奋与诧异——这块石头恰好被三棵树环抱怀中,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奇妙。

最美风光在山顶。其实,说不上是山顶,只是梅岭的山头罢了,一片硬实的地面。从木荷粗大树杈上劈空而下的绳子,距离地面一米许处的绳头上,紧紧拴着一根木棍,一个秋千就成了。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,双腿搭在木棍上,双手紧紧握住绳子,轻轻晃了几下,终究没有荡起来。虽然如此,我内心仍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,耳畔似乎充盈着游人荡秋千的欢声笑语。

这野山、野径、野秋千,在冬天的明媚阳光下,留住了一个北方人浅浅的足迹,也留住了那个不曾荡起秋千,却满心欢喜的身影。